

90季
[90后的
文字力量]

{第十三届}

新概念 获奖者

— < 作品范本 > —

会聚最具人气作者 最富才华文章

王天宁 —
马璐瑶 —
丁 威 —
姜睁峥 —
方 慧 —
邢 颖 —
尾 葵 —
苗亚男 —
另 维 —
唐有强 —
黄 烨 —
谢文艳 —
刘 涛 —
李连东 —

激情引爆2013年度青春文学饕餮盛宴

新概念实力新星携新作
联袂巨献

主编/水格
[A卷]



© 水 格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者作品范本·A 卷 / 水格主编. —
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7
ISBN 978-7-5313-3930-4

I. ①第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文学 — 作品综合集 — 中
国 — 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2384 号

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者作品范本·A 卷

责任编辑 黄 梅

责任校对 陈 杰

封面设计 麦大咪

版式设计 马 静

幅面尺寸 168mm×235mm

字 数 215 千字

印 张 13.75
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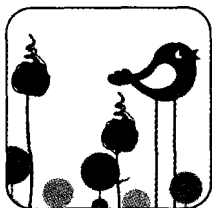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930-4

定价: 25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

作者简介

王天宁

男，生于1993年1月25日。现就读于山东省济北中学。对于文学：从来不敢有太多奢望。文字个人风格浓厚，认为慢节奏就是自己最大的风格。对于新概念：想起来是可以用“美好”囊括的事情。十三岁在《儿童文学》发表小说。至今已在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东方少年》《少年作家》等杂志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数万字。获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

马璐瑶

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，第十二届、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不尴不尬的九〇初，现被放逐于祖国东南边陲的一个小岛上，与一群狐朋狗友终日为伴。躺在湖边晒太阳的午后，总是幻想着在鼓浪屿能够有家自己的书店，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的最大梦想仅仅如此而已。

丁威

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喜欢安静看书晒太阳的日子。志向颇高，天分不足。矛盾、敏感、脆弱、失眠、瞎琢磨构成生活的全部。

姜峥峥

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、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热爱写作，坚信自己的才华，会一直写作至死。

方慧

笔名田边。女。1990年出生于安徽，现居上海。大一新生。曾获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二等奖，第二届TN“文学之新”45强。于十三岁在《中学生学习报》发表了第一篇作品《这年我们13岁》，此后陆陆续续在各报纸杂志发

表散文几十篇。代表作《弟弟的姐姐》《此时彼音》《拾碎青春》等。喜欢轻轻静静而清清净净的文字，习惯在文字里找寻自我。

邢颖

笔名路汐子。1990年12月生于山西古交。火烈纯净相交融的射手座。相信宿命和轮回，喜欢自我地将文字里添上某种神秘的味道。希望用温暖而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，揭露并探视各种女性灵魂深处的孤独、阴暗、敏锐、尖利、美好。感激文学给自己所带来的救赎与光芒。第十二届、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文字多见于《萌芽》杂志。

尾葵

生于1993年11月的天蝎女，常年赶写买梦与卖梦的勾当，售卖文艺小吃，文学甜点，最新第十一届、十三届新概念作文麻辣火锅，详情请咨询书内作品。

苗亚男

第十二届、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1993年出生，多重人格，走青春文学不顺因而转向荒诞。贪吃贪睡，看碟无数。

另维

满族。烟霞癖、信佛、善舞善琴、爱旗袍、待篮球胜命。七岁入中国少年作家协会，连年优秀，已逾十载。十二岁走上杂志写手之路，迄今发表文章已近百万字。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先后被《漫女生》《最天使》等七家杂志、出版经纪公司聘为兼职编辑，作品散见于《萌芽》《最女生》《花火》等。出版作品集《美丽时光走丢了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）。

唐有强

男，1994年2月5号出生于广西桂林，学生、自由写手。我期许我的每篇文章里都住着精灵，他们迎着我，将沉黑记忆逐一点亮。获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

黄烨

女，1993年3月生于苏州太仓，双鱼座，典型小镇生活产物。写作风格

多变。热爱阳光、音乐、文字、旅行、电影。相信文字是最能出卖作者的东西。获第十一届、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作品散见《萌芽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等杂志及文集。

谢文艳

笔名谢小瓷。性情温和，个性自我，走过一段个性使然的人生，后在父母的一再扶正之下，步入正轨；在自我的人生定义里，伤害和残缺从来都是人生的主旋律；深信一句话：生之可贵，便死之可幸；平凡女子，平凡梦想；安静写字，安静旅游看过眼风景，安静生活；父母与哥哥是手心，朋友是手背，文字是心，梦想是血液，因循着爱与坚持，这些是日前生活中的全部。

获奖经历：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、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、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、中国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以及《21世纪学生作文》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首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三等奖；2010年，获“99杯”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资格，因故错过上海复赛之行，成为人生一大遗憾，后被新概念师兄戏称为获新概念三等奖，即所谓的入围奖；2010年七月份参加知音漫客公司杂志《小说绘》MKT2文学大赛，全国36强；2011年“作家杯”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

刘涛

笔名江修，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；曾获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。《最小说》第二届TN文学之新人选拔赛45强选手。

李连东

常叫冬子。山东济南人，在南方读书，二十几了，俗人一个。这两个小说是学这门手艺挺早时候的东西，现在放这儿，自己都臊。所以写这些为自己的东西负责。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。

目 录



001 · 熄灯世界·····	王天宁
007 · 3月9日·····	王天宁
012 · 春天里·····	王天宁
023 · 我们·····	马璐瑶
034 · 麦田里的鸦群·····	丁 威
049 · 南风天·伤感诗集·····	丁 威
063 · 陆小然·····	姜峥峥
067 · 昙花落·····	姜峥峥
073 · 时光磁场·····	方 慧
077 · 1999年的褪色·····	邢 颖
084 · 南瓜旅馆·····	尾 葵
089 · 说好的幸福呢·····	尾 葵
101 · TO MY DEAR FRIEND·····	尾 葵
106 · 雀群·····	苗亚男
112 · 梦陷巴比伦·····	苗亚男
117 · 鲤鱼公主之恋爱奇遇记·····	另 维
133 · 未抵达·····	唐有强
142 · 游·····	唐有强
149 · 泡沫·····	黄 烨
157 · 谁的歌儿风里唱，好像花落我心上·····	谢文艳
176 · 不双·····	刘 涛
186 · 昆虫·····	刘 涛
193 · 渔家傲·····	李连东
202 · 念奴娇·····	李连东



熄灯世界

♣ 王天宁

我们这样尴尬相待，关系由原来的无间，转成现在，交往变得不咸不淡。

那日我在网上撞见你，兴冲冲地给你发送消息。你的头像却不遂我愿，它始终未蹦跳着发出滴滴的提示音。你飘忽不定地又没了影子。我在罗列成串的好友名单里找到你，你的头像如我所料暗下去。

它暗下去时我的耳旁涌起一声叹息。我不管你听没听到，也忘记叹息是否曾从我嘴唇间溜出来。至少它在我落单的心里，反复盘旋，响成明灭的回音。

我把你想得太美，想成我生命中的一支歌或一首诗。你在我十四岁的末尾和十五岁的开端，霸道地盘踞了短小的时间和无垠的空间。仓皇的时间就此凝结成一个点，我回忆起来它就会融化，化成一支歌，一首诗，妥帖地留在我眼前、耳旁，流泻出无尽的音符和色彩。

你在那时才是完整的你。

而我们的关系，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孱弱？一根手指就能填满罅隙，两根手指就能阻断距离。它承受不了掌心的温度，因此不能被牢牢握在手里。

前几日学校停电。黄昏时夜色浓起来，黑暗在眼前顽固不化。连最爱学习的学生也不得不撂下笔，斜过头看满天铺陈开来的星星。

我所在的那所学校，很变态——多少人这样形容它。停电却不放学生假。最终班委不知从哪儿捧来一堆蜡烛，依次发到每张桌上。

光芒倾斜成一个很微妙的角度，无论我怎样转换姿势，总有阴影覆住眼前的字。蜡油吱吱作响，我揉揉生涩的眼睛，抬起头看到满教室都是又红又黄的辉煌火焰。

蜡烛在哪里亮起，又在哪儿暗下。想此时若寂静无声，像进行庄严的祭奠礼，悼念已遗失的情，那多么好。

然而我仍在现实里徘徊。二三十根燃烧的蜡烛聚集成极高的温度，怕它们熄灭又不可开窗。我被弄得汗流浹背、狼狈不堪，下笔时纸上晕开大团潮湿的汗渍。

我在这时想到你，心里头切切的。

高中到了不同的学校，方开始联系依旧。电话或短信，让我觉得我离你不远。

学校是寄宿制的，生活比想象中艰难。晚上我瑟缩在被窝里，和你发短信到深夜。那手机多像我的另一颗心脏，我贴近它就能感受到热度。

我在这儿，和我的朋友分分合合。听到别人在我身后说不屑的言辞，装得比从前更若无其事。刚开始心脏会小小地顿一下，后来就真的麻木，没有一点痛感。被人轻视，被人瞧不起，没有可爱的成绩，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的外表。平凡如我，无法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赞赏。

我的心开始变硬。一层层包裹在外面的，不知是灰尘还是琼脂。我可就此堕落，也可就此变得更加透明。

和你发短信就不再抱怨。明明过得不好，还硬撑着说“我很好，老师同学都很照顾我”。我偷偷把一年前发给你的“快来救我，我混不下去了!!”之类的东西删除了。念及这是我的软肋，万不可叫人戳到痛处。我能想象你若获知此事，定会点着我的鼻尖说你啊你啊，眼镜后透过来的光，分明是带着笑意的。

可是啊，可是，我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怯懦无能，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勇敢无畏，单从外表看像铜墙铁壁一样坚不可摧。

你说，我让自己无所顾忌，对得失毫不在乎，究竟是对是错？

我再也不是从前的自己了。多年前我就一直在尝试，去打开一扇推不开的门。

经年一直未果，我早就厌烦了。就像家门口的小路，晴天沾满肆意的灰尘，雨后走过一脚泥水。它如此一成不变。我连坚持下去的理由都消耗尽了。

我想，如果我能和你上同一所中学，不用离家很远，不用住校，不用忍受呆板刻薄的校规校纪，我能不能轻松自在些？我可以和你穿同一款式的校服，一起骑车上下学，一起打闹，也彼此包容，彼此劝慰。生活向我投射出不同的切面，从哪个角度瞧去，它都流光溢彩。

然而只是想想而已。我一个月回一次家，与寝室里的人处不好关系，在班里没有完好的人缘。却还得佯装坚强，夜半缩在被子里哭，怕被舍友发现，时刻注意要转换成怪声怪气的咳嗽或者哈欠。

如今站在青黄不接的尴尬路口，我始终犹豫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。

然而我多希望，不管我向哪儿走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最终遇到的，最好还是你。

还是你。

我做了一个梦，却不敢告诉你。

忘记梦里初夏的一大片土地是初中时的操场，还是空无一物，漫天黄土肆虐的荒原，孤单的几簇植物快被风卷到天上。

土地上空，飘过一小团浮云。它那么小，投在阳光普照的地面上的影子，显得卑微无比。

然后我醒了，念着那一小团浮云，用左手狠狠握住右手，心里充满不可抑制的难过。

我记忆犹新，和你的初识。

以前经同学介绍过，彼此并不在意。只知你是隔壁班的，很高，脾气很好，容易接近的样子。

初三开始加晚自习，放学后天色很晚，你走在渐次亮起来的路灯中间，因为高，你线条柔软的影子格外长。

快跑两步追上你，和你打招呼，却叫不出你的名字。与你说话还需微微扬起头，并排走在一起，谈论不咸不淡的话题。我要来一只你挂在耳朵上的耳机。

“这是谁的歌？”我用手肘碰你的胳膊。

“后街男孩的。”你答。

“哦，就是 Backstreet Boy 吧。”我们由歌星谈起，话题被逐渐打开。那条路不算短，却未出现冷场，即使偶尔停下也会迅速被别的话题填满。

关系自然而然靠拢，即使不同班，放学后也约好一起回家。

在网上遇见也会聊几句，有的没有的，手机短信更不必说。我从未这样在乎一个人。这种感觉很特别，很好。

人都是渴望温暖的动物。

我现在如此渴望被需要的感觉。我像一朵云飘过你的头顶，想念你的心情由炽热变得卑贱，你是毫不在意，还是未曾发现？

因为中考失败，那个暑假毫无意义可言。

我唯一愿做的，就是和你聊天，找你漫无目的地逛街。CD店和KFC，夏天炽热的太阳和火烧火燎的云，你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巾擦汗，和我分享一听可乐，笑咪咪地看我喝完。

这个城市沿街繁盛的法国梧桐可以证明，我们拥有的曾经。风吹来时它发出翠绿的回音，一切都是过去存在的证据。

你总爱向我提那个女生，她不漂亮，但靠近后有一种凛然的美。你愿称她雪。

你因为没和雪考到同一所学校而懊恼。你对我讲和她之间发生的故事，

动情处甚至会避开路人，偷偷掉几滴眼泪。

我不知怎样劝慰你，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你身旁。我想只要我陪着你，哪怕静静的，应该也算一种安慰吧。

去年秋天你去了日本，回国后在自己的空间里贴满樱花的照片。

我不知怎么样形容，夕阳下的花朵像一个个完美无瑕的秘密，那些粉色、白色，略带忧伤的花语，叫人怦然心动。

你写：我在日本，看到樱花就想起你们。我亲爱的男孩女孩，我想念你们。

我隐约猜到你提及的那个女孩是谁。而那个男孩——我看看屏幕上的花朵，又看看自己的手——你说的是我吗？

你不知道的是，今年春节我去上海参加作文比赛，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大都市，花掉几十块钱，登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东方明珠。向下看是缩略的上海，那里高得听不见任何声响。抬起头就是一整片无边无际的蓝天。

我面对那片天，越感自身的卑微，忍不住想叫喊。

然而我想起你，很快平复下来。我把手举到胸前：希望亲爱的Q，早日找到幸福。

为你许完愿，四下的声音忽地浮上来。我靠在朋友的肩膀上，感觉全身软得不行。

我离开你，依然拥有可以谈心的朋友。

晚上睡不着，会和他到二楼的大阳台，彻夜聊天。有时什么都不做，我们坐在地上，背靠墙，分一只MP3的一副耳机，那里面全是你推荐的英文歌曲，westlife、Avril，当然还有Backstreet Boy。

我们直面的夜空，总是堆满星星，明亮到叫人窒息，这在城市绝不会有的。

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那些星星，总想起渐次亮起来的路灯，你柔软的影子忽长忽短。我轻拍你的肩，你有点欣喜又有点诧异地向我看过来。

“你好……”

学校一直没来电。

下课时班里的学生因为忍受不了高温，全都跑出教室。

我把门锁上，把窗户“呼”的一声全打开，夏夜的风吹进来，整个教室的蜡烛一起摇晃几下，在一瞬间全都熄灭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有人呐喊，有人惊慌失措地向屋里张望，有人使劲拍门。

我坐在屋里，四下空空如也，仿佛寂静无声。我闭紧眼睛，四面八方涌来温暖的风，一会儿把我包裹，一会儿又把我穿透。你走近，又走远，那些往事在我脑海里飞呀飞呀。我好像在做梦，梦里出现一片云，一片荒野。特殊的光彩迸发又收敛。

那是另一个完整的世界。

我满眼泪水，久久不敢睁开眼睛。



3月9日

✎ 王天宁

小染。我趴在巨大的草甸上为你写信，起风时稀疏的草籽会飞上天。

在某些染绿的年月，我们曾背靠学校的草坪上，分享一副耳机。那里有我们都喜欢的小男孩，Declan。而以诀别的姿态，优雅的声线，也只有他才能诠释出动人的歌曲。

“Sometimes, I wish I were an angel; sometimes, I wish I were you.”

你喜欢他，口口声声说“我家的Declan”。我揶揄你，劝你嫁给他算了。你的表情突然很认真，甚至有些严肃——我为旅行而生，不会愚蠢地为某些人停留。

敦煌，布达拉宫，长白山——这是地图上可以标示的。

而更遥远的小地方，你说那叫深藏的信仰。不总是依山傍水，某处干旱，某处炎热，你却说不在乎。你把目的地用红笔标出圆圈；全国地图，密密匝匝红了一大片。

小染。你是否在南下的火车上，窗外是倒退的树木或麦田。

你走以后，我常收到来自天南海北的明信片。各种式样，都烙印着当地浓郁的民族色彩。你向我描述沿途的景致。说碰到一个男孩子，长得很像我。你们爬上最高的山顶，夏天里灼热的阳光，头顶是飘忽的蓝天白云。你抹一把汗，绯红着脸与他分一听可乐。

经年的树木。风天里的草地。山上的积雪在春天融化，逐渐交汇成一条

河水。

你一直渴望的生活，终于得到了。是不是？

而你是否想起我，在逼狭的角落里辛苦地生活。

小染。

我依然照顾我们常去那家炒饭铺的生意。胖胖的老板最初问我：“那个小姑娘怎么没来？”现在，连他也习惯了我的形单影只。卖给我的炒饭有多多的辣椒。

我在燥热的房间里，流着汗和泪扒完一碗饭——你知道，我以前从不吃辣的。

你走后，课桌一直空着。像个悲伤的隐喻，时时提醒我不能忘记你的存在。

——我刚路过一座雪山。太高，保护措施不够。不然就登顶了。

我把你寄来的信折成好几叠，连带你在雪山前露出洁白牙齿的照片，小心地塞进书包。叹声气，翻开数学练习册。

小染。我说我活得艰难。你信不信？

好学生得到宠爱。班主任总是面目和蔼，问他们“你爸昨晚喝没喝酒”或者“体育课累不累”。这些都是我得不到的。

唯一的交集。在他经过我身边，实在过意不去，怯声怯气地叫他一声“老师”。

他斜我一眼，前言不搭后语地回答：“再加把劲儿啊！”

不是“你好”。不是“代我向你爸问好”。哪怕说句“你功课有进步了”都是好的。

——再加把劲儿啊！

这是他对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学生常说的。

我也可以对他坦诚地微笑。送给他父母托我捎的小礼物，顺畅地说出“我妈说了，这您一定喜欢”。可以对他手机里的全家福说“您儿子真可爱”。

而现实是——我一边在心里不停骂他sb啊，一边贱兮兮地期盼他下一秒转过身时可以看看我的课堂作业。

他转过身。他的视线扫过我。

他不知道我卑微的期盼。离开我时，愤恨得要落下泪来。

——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那片草地吗？我终于赤脚站在松软的土上，好像要与梦里的自己重合了。

小染。越过茂盛的林海，你的下个目的地在哪里？

在绚烂的花田里游离，是否还是你未完的梦想？

学校里的池塘快干了。你走后不久有个学生溺水身亡。池塘四周围圈栏杆，挂上了“请勿靠近”的标语。池塘里的鱼因为我们不再喂食，存活寥寥。

学校的围墙又加高了。我不止一次回想逃晚自习的夜晚，计划周密的胜利大逃亡。我巴望离开，似乎双脚不再沾那片土地，我们就是自由的。

教学楼是四层的庞大建筑，在夜里像匍匐的巨大怪兽。每层楼渗出的灯光，在灯光下佝偻身体写字的少年，被消磨的苍白青春，和因现实终被搁浅的梦想。都被禁锢在那座楼里。

在那样一个夜晚，被施了妖术一样，张嘴哈出大团的白气。我们并排走，四下仿佛是温暖的。而那樣的夜晚，没有月光星光，路灯也是昏暗的。

——Sometimes, I wish I were an angel; Sometimes I wish I were you.

黑暗，寒冷。这是视觉和肢体能触摸到的。在你视野之外，我悄悄张开双手，克制不住想拥抱你。

——那最简单的情愫，一直到你离开也没对你说。

你面对我，双眼闪烁星子的光芒。开口说话时露出贝壳形的白牙齿。你为旅途奔波的生命，不会愚蠢地为某人停留。而我年少的臂膀，担负不起你丰硕的青春。

像雏鸟稚嫩的翅膀。我的双手，张开又落下。

你，都没有发现吧。

小染。我一直渴望你拥有的生活。去看海，看草原。在黄土高原触目惊心的裂缝里发现幼小的植株，叹息生命的顽强。

等我再长大一点，才会有力量面对你曾经历的一切。

但你毕竟是女孩子。在某些时候，也需要我的帮助，对不对？

女校霸曾看不顺眼你的言谈举止，放学后把你堵在学校门口。

——你的理想与抱负，她们怎么会懂？

远天里巨大的落日。眼下是僵持的你和她们。

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，冲到人群里，挡在你面前。打掉她们扯你衣领的手。

你惊讶，然后有些得意。拍着我的肩膀对她们说：“这是我朋友。”

你温热的气息扑上我耳根。我反复咀嚼这两个字，像吮吸野花里的蜜——朋友。

我甚至在那样紧张的时刻，偷偷想你若在朋友前加“男”字，我愿意为你做一切。

女校霸看我几眼，最终离开了。

小染。那是唯一一次，在我主观意识中，我帮了你。

朋友。

原谅我不够豁达。把怀想过去当成证据，以狭隘的心情揣摩往事，以证明我的存在，对你的价值。

而你的生命，绝不为人停留的生命，是否因回忆的触碰，流下动情甜蜜的泪，浇灌脚下土地里的幼苗？

你说我再勇敢些就更好了。

所以即使父母不同意，我也只身来到内蒙古。他们叫它原野，我更喜欢称它草甸。

草甸。只属于我的小世界。

小王子一天里悲伤地看了四十四次日落。我赤着脚，躺在草香四溢的蒿草里，头顶是被风卷集快速移动的白云，眼前是深红的落日。

我不悲伤。却总想起你。

你现在，在哪里？

你曾对我说日剧《一公升的眼泪》很好看。我把它放在Ipod里，闲暇时对着屏幕发呆。

我只觉得你也很漂亮。主题曲《3月9日》很好听。后来在网上搜到日文的翻译词，似乎就是唱给我们的。

蓝天那么清澈

像羊群般的云静静地飘荡

等待花开的喜悦

如果能跟你一起分享 那就是幸福

小染。二月的雪，六月的风，它们把你的生命穿插成美好的歌曲。

我趴在大的草甸上问候你。起风了，满天都是深绿的草籽。

小染。

纵然相距遥远，也有姿态明亮的优美字句送给你——愿你身后永远有光芒。

电视剧里矫情的对白。放置在信的末尾。权当对你温暖的祝福。